

人生中
最重要的事

一个人 最后的 清单

[美] 大卫·蒙纳许 David Menasche 著
谢佳真 译

THE PRIORITY LIST

A Teacher's Final
Quest to Discover Life's
Greatest Lessons

101天，31个城市，8000公里
一段追寻生命的旅程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The Priority List

A Teacher's Final Quest to Discover
Life's Greatest Lessons

一个人最后的清单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美] 大卫·蒙纳许 David Menasche 著
谢佳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最后的清单 / (美) 蒙纳许著; 谢佳真译.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5.9

书名原文: The PRIORITY LIST

ISBN 978-7-5164-1119-3

I. ①—… II. ①蒙…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96767号

The Priority List By David Menasche, Copyright © 2013 by David Menasc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5-4708

书 名: 一个人最后的清单

作 者: (美) 大卫·蒙纳许

译 者: 谢佳真

责任编辑: 周灵均

封面设计: 天行健

书 号: ISBN 978-7-5164-1119-3

出版发行: 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 邮编: 100048

网 址: <http://www.emph.cn>

电 话: 编辑部 (010) 68453201 发行部 (010) 68701638

电子信箱: 80147@sina.cn zhs@emph.cn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00mm × 980mm 1/16 印张11.25 13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大卫·蒙纳许

希望各位大人有大量，容许我借用伟大的卢·格里克的一句话。他在三十六岁那一年得知自己大限已近，不久后便在扬基体育场发表告别演说：“今天，我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那正是我的心声，我确实很幸运。

在2006年的时候，我的年纪和卢差不多，教书生涯正值巅峰，却被诊断出脑瘤，只剩几个月的寿命。七年后的现在，我坐在新奥尔良的家里，腿瘸了，眼睛几乎失明，而我何其有幸，仍然可以欣赏窗外美丽的粉红色木兰花，见到挚爱的人，与朋友共同欢笑，还得到了和大家分享个人经历的机会。

我是讲究实际的人，我能够活到今天，根本没有道理可言。

我的病情从来不允许我忘记，这场意志之战的最后赢家将是它，不是我。我知道癌症会搏倒我，时间只会早，不会晚。

尽管我的视野缩减，世界日渐黑暗，双手无力到不能举起叉子自己进食，两条腿在我的身躯之下日渐衰弱，但我选择在仅存的日子里，以我所知的唯一方式走完人生，并且心怀喜乐。

以前我可以在讲台上教书，现在不行了，尤其我已经迈向死亡，希望我在此分享的经验的心得，能提醒大家生命的可贵。如今我的时日不多了，我从没有比现在更感激生命。

再一次，我要借用棒球“铁马”^①的告别演说词：

“总结一句话，我或许很倒霉，但还有很多值得我活下去的事物。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我都会好好活着的。”

① 前面提到的棒球选手卢·格里克有“铁马”的称号，他因“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而退出赛场。

这一生并不长

也许某一天

再也没有机会

趁还来得及

去做你想做的事

去爱你想爱的人

发微博加话题#一个人最后的清单#晒出你的优先清单，哪些想做的事，
哪些重要的人……@黑天鹅图书

分享你的清单

找到和你兴趣相投的小伙伴

告诉你爱的人Ta有多重要



示例

@王泽阳wzy

#一个人最后的清单#每天静坐一下，喝一杯茶，跟你在一起浪费时光，无所事事，这样就很好。@黑天鹅图书

@老妖要fighting

#一个人最后的清单#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应该是自由、健康、自我价值与爱。想要找一个相爱的人，一起过完剩下的一生。@黑天鹅图书

1 .

我的左耳在耳鸣。我没有多想，只觉得那是类似游乐场旋转飞椅一样的魔音穿脑，差别只是这种嗡鸣来自头部的里面，而我置之不理。在几个月后，有一天，魔音化为颤抖，以我的脸部为起点，横扫整个左半边的躯干，后来更扩散到脚尖。该看医生了，蒙纳许，我这么告诉自己。宝拉帮我挂号，她一手包办了我们的婚姻生活中需要管理的大小事。要不是有宝拉，在我想起电费账单还没付这件事之前，电灯都不会亮了。

我挂了普通门诊的号，被转到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判定我该看神经科。神经科的医生叫保罗·丹斯基，年纪很轻，只比当时三十四岁的我大一点点，似乎是个很酷、很直率的人，我喜欢这种人。我希望他会将我的症状归因于一条紧缩或痉挛的神经，但他送我去做一连串检验，统统都有缩写，如：EEG（脑电图）、EKG（心电图）、CAT（断层扫描）、MRI（磁共振成像）等。前三项的结果正常，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丹斯基医生说，最后一项磁共振成像，绝对可以看出端倪。检验报告要几天后才会出炉。没人喜欢等待，我也不例外，所以我专注在一项可以绝对占据我心思的事上——埋头于工作。

珊瑚礁高中，号称迈阿密的超级磁铁学校^①，可不是没有依据的。来自全美各地的学生抢着就读我们的六种大学预科课程：国际文凭、农业科技与工

① 课程有特别设计的公立学校，以便从周边广大社区吸引学生。

程、商业与金融、法律与公共事务、健康科学、视觉与表演艺术。筛选的主要方式是抽签，但视觉与表演艺术不抽签，采用面试制，竞争很激烈。有那么多志在演艺事业的年轻人在我们学校就读，所以校园里很有电影《名扬四海》^①的味道。走廊上随时有练歌、练舞的年轻男女，只要身处其中，你的心情就会忍不住好起来。在我生病前，我没有请过一次假。

我是1997年创校时的元老级教师，这是我的第一份教职工作，而且说真的，那时我才二十五岁，并不比我的学生大多少。在我任教的十六年间，多半是带十一年级的荣誉英文课^②及大学预科英文^③。我很爱看着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做出人生的第一个重大抉择：未来的职业生涯，感情生活，要住在哪里，上哪一所大学，读什么科系。同时，他们学习开车，找第一份工作；他们试探酒精、性爱、自我定位与自由——那是孩子们的超凡时期。神奇的是，尽管他们才开始一步步地变得独立，经常热切地想要更多，但多半还没有对学校感到厌倦。能够参与他们的蜕变过程，真是一项殊荣。

我乐于做个不同凡响的老师，而我向孩子们表达这份热忱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永远敞开教室的大门。午休时，多半会有五六个至十几个学生跑进我的教室。在许多个日子里，会有人排演台词、唱歌、跳舞、演奏小提琴或吉他。偶尔会有人为了男友或糟糕的成绩哭泣，这多半发生在第一堂课之前或放学后，其余时间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① 1980年的电影，描述一群年轻人在高中学习演艺课程，希望日后闯出一片天。

② 美国高中有荣誉班和普通班之分，荣誉班的要求较高，类似人们说的“好班”。

③ 大一程度的英文课，可在就读大学后折抵大学的英文学分。

我得知诊断的那一天就是如此。

那是我最爱的感恩节前一天。我坐在办公桌前，和我最投缘的同事丹尼丝·阿诺德坐在一边，她教四年级^①的荣誉英文课。娇小的丹尼丝的胃口就像小鸟，即使吃东西，通常不过是从她藏在办公桌里的一包M&M巧克力里摸几颗出来。我午休常会买健康的餐点，存心要引发她的罪恶感，好哄她吃上几口。那天，我们分食一份从自助餐厅买的色拉，开玩笑地说我们运气真好，因为这次我们的塑胶容器里除了萎蔫的生菜和潮湿的面包丁，还多了小黄瓜。孩子们来来去去，快吃完时，我的手机响起了旧版马里奥兄弟电玩的铃声。我打开手机，在屏幕上看到我医生的名字。

“哈喽！”我从桌子前站起来。

“我是丹斯基医生的护士。”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有些哀怨，“你的检验报告出来了。”

或许是我生性乐观，向来认为凡事都会平安落幕。我开心地说：“啊，太好了！结果怎样？”

她迟疑了一下，我感觉到心脏在颤抖。“不，你得来一趟，找人陪你来。”

我觉得肚子好像被人踹了一脚。“我在学校，要晚点才能去。”

恐惧实在擅长玩弄人心，我八成是希望只要我说不能马上过去，死命抓住电话响起前的正常生活，就能扭转结果，让护士改口：“噢，没关系，我们安排其他时间好了。”但她没有。

① 珊瑚礁高中是四年制高中，所以这里的高四相当于一般学校的高三。

“不用担心时间，医生会留下来等你。”她说。

这下子，她好像是用钉鞋踹了我肚子一样。

“好。”我说。

我很快地挂掉手机，转身看着丹尼丝，她张口结舌，忧心地瞪大了眼睛。

我说：“检查报告出炉了，医生要我去听结果，不见得就是坏消息。”我的朋友以安抚的目光看着我说：“不会有事的，大卫，我知道一定没事的。拜托，你可是天下无敌的耶！”

天知道我怎么挨过下午的课，但我记得有些时候，我和学生讨论到浑然忘我，把医生的事抛到九霄云外。下班后，我和丹尼丝走到停车场，我们聊了可能发生的情况、我的现状等。走到车旁边时，我转身对她说：“一切正常的日子就到此为止了。”要是时间可以冻结就好了。

我钻到车子的方向盘前，将广播的音量调高，走帕尔梅托高速公路北上去接我太太宝拉。宝拉在迈阿密另一所高中教历史，她没有驾照，都是我载她上下班，这是我们的例行公事。一如往常，我到的时候，她已在学校外面等我。她坐上副驾驶座，我调低音乐的音量，告诉她这个消息。

她试图冷静，惊慌的程度却显然不输给我。

去看医生的车程似乎没有尽头，对我来说却太短了。我满脑子想着只要越晚听到检验结果的时间，假装天下太平的时间就越久。我口干舌燥，胃揪成一团。宝拉试着聊她今天工作的情况，我很感谢她的好意，但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只是不断地点头，还有努力地喘气。

我们到的时候，丹斯基医生果然在。护士兀自为我们指出他的办公室，不

和我们的视线接触。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我和宝拉走进去，丹斯基医生坐在桌子后面，褐色的头发理得比上次见面时短，他披着白色的实验室外衣，脖子上挂着一副听诊器，说了“请坐”后，他指着面向他桌子的两张棕黑色系的塑胶椅。他说出我听不懂的医学术语，多形性神经胶质母细胞瘤？我连念都不会念，更不懂是什么意思。“好！”丹斯基医生说，“我们来看片子。”

在他背后，大大的计算机屏幕上有个不祥的影像，依我看，那一大坨汹涌回旋的黑黑、白白、灰灰的糊状物，很像罗夏墨迹测验的图案。医生转过身，指着屏幕，就事论事地说：“那是你的大脑。”我调整椅子的位置，好看个清楚。宝拉站了起来，走到我背后。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他指着灰色背景上的一团白色东西，感觉像气象报告上会有的东西，就是多普勒雷达屏幕上的飓风云。我头里面的飓风是脑瘤，这个解释够浅白了，但我有千百万个问题，我做老师的职业病发作了。

“所以那是什么意思？”我问，“是良性的吗？”我想得太美了。

丹斯基医生放下写字板和笔，直视我的眼睛，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身体。“大脑的肿瘤都不是良性的。”他说。

“像癌症那样吗？”

“对，是癌症。”

他干脆朝我的太阳神经丛狠狠揍一拳算了，我吸不到空气。我觉得自己被击垮，感到空洞。医生看到我脸上的惊骇，试图减轻他刚才引发的震撼，说道：“但我们还不清楚你的病情，大卫。我们得做切片。”做切片干吗？他都是说是癌症了。“我们需要一些信息。”丹斯基医生说，“我们得了解它的成长

速度，说不定它已经在那里二十年，一直龟速生长。”

好，我心想，切片我还应付得来，但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得切开我的颅骨。

“暑假可以吗？”我问。

他噘起嘴巴。有时候，当学生提出特别天真的问题，我也会那样噘着嘴。

“不行，那拖太久了。”他说。

“好吧，那圣诞节假期呢？只剩一个月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撑那么久。”他说。

我猛然往后缩，就像是被甩了一记耳光，打击接二连三地来。“不治疗的话，预估寿命大约是两个月。”丹斯基医生说。我环顾他的办公室，墙壁被漆成医院手术服的颜色，只是色泽更淡，装饰品是一张印着脊髓和大脑的海报，角落有一张铺了干爽白纸的不锈钢检验台，一切都冰冷淡漠。当别人和你说你的大限已到时，最起码不是应该挑个舒适宜人的环境吗？“我可以维持现状多久？”我问，但其实我心里有数，能够维持现状的时机已经过了。

宝拉隐忍着情绪，但我控制不了，我暂时告退，走到外面的停车场打电话给我的哥哥雅各。他大我八岁，是一位自由职业的编辑兼记者。尽管工作繁忙，他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支持我，雅各是我的磐石。当我听到他的声音时，我放声痛哭，几乎说不出话。脑癌、晚期、只剩几个月可活。我才三十四岁，可恶。我热爱工作，我热爱妻子，我热爱生命，虽然听起来可能像陈词滥调，但是当你被宣判死刑，你真的会问自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场

噩梦几时结束？

这就是我一边哭、一边对雅各说的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认真地做个好人，我努力要把事情做对。我是不是撞到头了？吃了不该吃的食物？

“大卫，”他最后说，“你一定要坚强起来。”这就是我老哥，一直鼓励我抬头挺胸，撑过难关，鼓起勇气。为了雅各，为了宝拉，为了我的学生，我要勇敢，我不要一副虚弱、无力、失控的样子。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气，再深呼吸，而那些完全出乎意料的话语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就从我嘴里说了出来。

“别担心，我可以搞定的。”我说。听到自己这样说很奇怪，更怪的是我还知道自己办得到。

2 •

在纵情地大哭了一场之后，我和宝拉在感恩节时开车到我父母家，一份要命的诊断书带来的改变可真大。之前，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过感恩节，这是我最爱的节日，因为只有在这一天，妈妈会豁出一切，将她的上等银器、精致瓷器乃至敲一下就叮叮响的水晶高脚杯统统搬出来用，至亲们也都会在场：老爸老妈，雅各和他老婆陶儿，他们的儿子伊曼纽、诺亚，还有我大哥莫里斯、大嫂米歇尔和他们的儿子雅各、扎克（我家族超过三十年没有生女儿），近亲也会来。这顿饭通常有二十人到三十五人，我们得动用长长的折叠桌，从餐室摆到客厅，才能容纳每一个人的位子。我们身处的气氛总是其乐融融的，在五点前后，宾客就会陆续出现，雅各和我会担任酒保的角色，而其他人就坐着闲话家常，等着吃大餐。重头戏会在大约七点上场，主菜必然是一只大得像丰田普锐斯的火鸡，还有各式各样的配菜。

我父母住在彭布罗克派恩斯市中的一个色彩柔和的小住宅区，距离迈阿密约四十分钟的车程。宝拉在学习开车，平时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坐上驾驶座，这次却主动提议要开车，我心里头松了一口气。我已经决定以坚强的态度告诉父母我罹患癌症，但我很害怕这场对话，想先做些心理准备。我知道妈妈会崩溃，感恩节对她来说是一年中特殊的日子，说什么也不能毁在我手里。

我和宝拉到的时候，从纽约搭飞机前来的雅各一家子，在几个钟头前早就到了。当我们都坐在客厅时，我心想，不如趁这个时机向父母报告病情，客人

还要几个钟头才会到，大家会有稳定情绪的时间。我对自己的肢体语言极度敏感，试图借此传达我的自信：往后靠，腿交叉着，手臂不交叠，摆出放松的样子。我父母就坐在我对面的双人沙发上（他们即将庆祝结婚四十七周年，仍然坐得很近）。

“那个，”我的口吻轻松得像报道地方气象，“丹斯基医生告诉我磁共振成像的结果了。”

我妈的脸都僵了。

陶儿察觉我们好像要谈正事，不然就是雅各先前和她说了，总之她起身把孩子们带过来，并参与对话。一开始，我担心十一岁和八岁的孩子年龄太小，不适合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是有侄子们在场，却让我更有保持镇静、安抚家人的动力。

“噢？他怎么说？”妈妈问。

看到她眼里的担忧，我好想哭，但是一哭就会破坏我的目标。我宛如鹦鹉学舌，说出医生讲过的话，搬出那一套我后来查维基百科才搞懂的医学术语：

“多形性神经胶质母细胞瘤是人类最常见也最具侵略性的恶性脑瘤，属于神经胶细胞病变，百分之五十二的功能性组织脑瘤及百分之二十的颅内肿瘤是由多形性神经胶质母细胞瘤引起的。这种病极为罕见，每十万人会有两至三个病例，治疗方式包括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和手术。”我说出最后一部分，“接受治疗的中位存活期^①是十五个月，不予治疗的中位存活期是四个月。”

^① 百分之五十的病人可以存活的时间。

我母亲迸出泪水，那是专门用在悲伤到不能自己时的眼泪，那吓到我了，我为之心碎。“妈，”我安抚地说，“我真的很爱你，但你先冷静冷静，我会好好的，一切都会没事的。”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在号哭间吐出了话。我看看坐在我旁边的宝拉，希望她有什么答案，但她沉默不语。因此，我决定像医生一样，实际说明我出了什么毛病，我将两只拳头靠在一起，说：“大脑就这么大。”我张开右手。“这只手代表我健康的大脑，因为这颗肿瘤越长越大，导致我的大脑在颅骨内受到挤压。”我握起右拳。这时，十一岁的侄子伊曼纽开口了，他问：“你怎么会生这种病？”好问题，我心想，并诚实作答：“不知道，有的人就是会生病。这种病很罕见，患病者绝大部分是婴儿或年纪很大的老人。其实，我的状况算运气好的，我的身体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而且强壮，打倒病魔的胜算很大。”连我都觉得自己讲得很有说服力。

我父亲是艺术家，感情细腻，能借用颜料优美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但是如果要用言语说出自己的感觉，却常常会词穷，而他面对这件事的方式就是否认。“好了，”他最后以一贯的简洁风格说，“你可以搞定的，你会没事的。”任务达成，爸爸变更话题，聊起罹患癫痫症的朋友们（好歹我得的不是那种病），我们就像癌症这个词还没入侵我们生活之前一样，开始闲话家常。

稍后，大家都到齐了，在亲戚和家族的朋友们面前，我尽量摆出平时的样子，无忧无虑，随时准备玩个痛快。据我所知，其他人还没听说我生病，暂时不提病情的话题应该不难，但我错了。雅各和我在调酒、倒酒时，家族成员丹尼晃过来说：“听说你生病了。”我调整呼吸，立即扮演起我为父母演练过

的角色，努力云淡风轻地说：“对啊，医生要检查我脑袋里的东西。”他问：

“癌症吗？”我叹了口气，很努力装出完全不在意的态度：“现在连切片都还没做，什么都还不知道。”对，我试着轻轻带过这件事，可是丹尼不买账，又问：“哪一种癌症？”我前一天晚上都在研究医生给我的资料，而现在我就转述给丹尼听，那些术语对他来说实在太深奥，他听得一头雾水，就像我第一次听到时一样，也听不太懂。“多形性神经胶质母细胞瘤，”我说，“直径四十三毫米。”丹尼呆呆地瞪着我，所以我换个说法：“我的右颞叶长了一颗和高尔夫球差不多大的肿瘤。”

“你感觉还好吗？”他问。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竟然放纵自己自暴自弃，瞒着没说的话全部都说了出来。我描述了整个左半身所感受到的刺麻痛楚，还有令我觉得恶心又疲倦的痉挛。“一天会发作至少五次，”我说，“每次都像被电击一样。”我又再看他一眼，这次，他眼里闪着泪光。“真的很遗憾。那太可怕了，我真的感到很遗憾。”他说了一遍又一遍。我说我也很抱歉，很抱歉我一时松懈，毁了他的感恩节。

在那一刻，我告诫自己：我，不准再大嘴巴了！对人说岀癌症的真相是很不厚道的，别人只需要听到可以解除他们心理压力的话。反正他们对你的病无能为力，从今以后，和他们说：“我没事！”如此一来，他们就会觉得：“太好了！他没事！”

看到丹尼的反应，我意识到：我要是详细地交代我的健康状态，别人就会开始畏缩，不再和我提他们自己的困扰，生怕会加重我的心理负担，我才不要